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畢業論文

題目：論《楚辭》〈九歌〉神話中的「水」意象

學生姓名：楊慕舒

學生編號：

指導導師：馮志弘博士

一、前言

楚文化是一種神話傳說、巫風極盛的區域性文化，《漢書·地理志》載楚人「信巫鬼，重淫祀」，¹《楚辭》〈九歌〉深受楚文化熏陶，建構出一個瑰麗、神秘的神話世界。〈九歌〉神話世界中屢見水元素，而屈原創作時以「興」的手法賦予了水更深層的意蘊，超脫出其本身的物質功能，或從中寄託了自己的心志及抱負。

學界探究〈九歌〉的性質和神話元素甚多。在性質方面，周勛初總結前人對〈九歌〉性質的研究，將其分為「忠君愛國說」、「民間祭歌說」、「楚郊祀歌說」及「漢人寫作說」；²在神話元素方面，學者則大多討論各神祇的原型、關係，以及巫祭文化。有關《楚辭》水元素的研究，雖然不少學者均有所探討，但大多集中討論屈原的水死情結。³龐美鳳就自然的「水」意象與神話的「水」意象去分析屈原的情感及政治訴求，但因其探討的文本是《楚辭》全文，涉及的內容甚廣，故有關〈九歌〉「水」意象的分析只集中於水神與屈原政治訴求的關係，且一筆帶過。⁴有學者嘗試通過屈原為潔身而水死的動機提出水的潔淨意象，⁵或透過清澈奔瀉的水流指出水洗滌心靈的功能，⁶以及以〈九歌〉祭神活動前的沐浴儀式印證水的洗滌意象，但篇幅有限，沒有深入探討「潔淨水」與人神關係的意義。⁷因此，學界以「水」意象作為《楚辭》或〈九歌〉探討對象的仍待著墨。然而，〈九歌〉的水元素極為豐富，其背後的意象涵括範圍亦頗廣，如神話文化、屈原的理想抱負、品德情操等，有助更深層去發掘「水」意象，能進一步擴大〈九歌〉的研究方向，具研究價值。故此，本文嘗試以〈九歌〉中的宗教及神話文化中的「水」為藍本，深入分析〈九歌〉神話世界中的「水」意象所承載的屈原情志。

1 [漢]班固(32-92)：《漢書·地理志八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327。

2 周勛初：《九歌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21。

3 黃勇認為屈原選擇自沉能復歸於水之靈府，是基於生命永恆輪回觀的思想，參見黃勇：〈論屈原水死〉《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1卷第1期(2006年2月)，頁47-50；石龍岩指出屈原投水是受到莊子思想中死水以保真養性永生的影響，以求高潔人格的長生，參見石龍岩：〈屈原之死與投水避世的文化傳統〉《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第28卷第11期(2009年11月)，頁142-143；魯瑞菁探討屈原仕進、隱逸與水死的矛盾掙扎，並對照伍子胥的經歷映照屈原選擇水死是潔身自愛的表現，參見魯瑞菁：〈屈原仕進、隱逸與水死情結研究--以伯夷、彭咸與伍子胥三組人物為參照系的討論〉《興大中文學報(增刊-文學與神話特刊)》第23期(2008年11月)，頁193-249。

4 龐美鳳：〈屈原筆下的水意象〉《岳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32卷第6期(2017年11月)，頁21-25。

5 周建忠否定屈原因賜死、殉國、殉楚文化而投水自盡，指出其水死的動機是為了潔身、殉道和泄憤，從中可見「水」的潔淨意義，參見周建忠：〈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義〉《楚辭考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43-152。

6 林淑華：〈屈原作品中的山水意識〉《東方人文學誌》第6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39-60。

7 劉雅杰：〈論先秦文學的水意象〉(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頁21-22、28。

全文主要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通過文獻分析法解構水的潔淨意象與屈原光風霽月的人格的關係，以及水的延伸意象——水神如何映射屈原未能實踐「美政」的傷懷和忠君愛國之思；第二部分則通過統計以「水」為部首的漢字，探討其如何加深對「水」意象的刻劃。

二、「水」意象的情志寄托

2.1. 光風霽月的人格

《荀子·宥坐》載孔子觀東流之水，曰「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⁸《禮記·明堂位》載「夏后氏尚明水」，⁹水又為大牢「五飲」之一¹⁰，反映了水的功能與地位，這亦是屈原以前中原文化對水的基本想像和認知。〈九歌〉中，屈原書寫的「水」意象亦有與中原文化相通之處，其筆下水的洗滌功能在臨神儀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並寄喻了屈原高潔、光風霽月的品格，則為其特徵。

〈九歌〉神話世界中的水承載了潔淨的意義，並以此連接人與神的關係。瞿兌之認為：「巫之興也，其在草昧之出乎？人之於神祇靈異，始而異，繼而畏，繼而思。所以容悅之，思所以和協之，思以人之道通於神明，而求其安然無事。」¹¹因此先秦祭祀自然百神，楚人為甚。楚國「信巫鬼，重淫祀」，¹²而祭祀時「必作歌舞以樂諸神」。¹³然而，神靈是神聖，非人類可比擬的，人與神之間涇渭分明，不相混雜。然而，「巫也者，處於人神之間，而求以人之道，通乎神明者也。」¹⁴巫覡介乎人、神之間，擁有接觸神祇的能力。《國語·楚語下》載「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¹⁵巫覡雖同為凡人，卻擁有有別於平凡百姓，心性清淨、堅定，通曉天地

8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25。

9 巍抗雲整理：《禮記正義》，載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14，頁1109。

10 《禮記·玉藻》：「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參見巍抗雲整理：《禮記正義》，載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14，頁1021。

11 瞿兌之：〈釋巫〉《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頁1327。

12 [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八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327。

13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55。

14 瞿兌之：〈釋巫〉，《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頁1327。

15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12-513。

之事，從而能得到神祇的認可，能作為人與神靈之間的媒介，進入神聖的領域，與神祇溝通。

雖說巫覡作為能與神祇相通的媒介能上達楚人的祈願，下達神祇的話語，但基於他們仍是凡人之軀，與聖潔無暇的神祇相反。由於人類的行為及思想帶有污穢和負面的一面，這些罪惡阻斷了他們與神祇的連繫。在《論語·八佾》中，孔子認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¹⁶如犯下了與天道違背的罪行，便失去了天的庇佑。同理，楚人背負罪惡，那麼便與神祇的神聖性相去甚遠。因此，為了能要達至身、心、靈的潔淨，巫覡需於迎神前，必須進行臨神儀式，意在洗滌塵世的不潔與污垢。為迎接雲中君的降臨，〈九歌·雲中君〉裏的巫覡「浴蘭湯兮沐芳」，¹⁷用浸泡了象徵高潔的香草池水去沐浴，清潔自身的不潔與塵垢。再者，〈九歌·大司命〉的大司命降臨前「使凍雨兮灑塵」，¹⁸使雨師降下暴雨洗淨世間的塵埃。在〈九歌·少司命〉中的巫覡亦「與女沐兮咸池」，¹⁹與少司命共沐在咸池，期望能通過自潔連繫少司命。因此，通過具神聖性的潔淨水，如「蘭湯」、「凍雨」、「咸池」等能清洗塵世的污穢。中原文化系統的《孟子·離婁篇》亦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²⁰透過水之神聖性，巫覡齋戒潔己，去除罪惡，潔淨内心，使身上所沾染的不潔和污濁得以洗淨，從而獲得進入神聖境域，與神祇相通的資格。由此可見，水具有潔淨的意象，而屈原按水之潔淨性質寄託其光風霽月的人格。

水對於屈原而言存有特殊的意義。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屈原在國君的無能及昏庸下，未能實現「美政」，最終無能為力的自己為保清白高潔的操守而以身殉國，投水自盡。其實水對屈原高潔人格的重要性在其作品中也可見一斑。題為屈原作品的〈漁父〉載屈原對漁父言「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²¹可見，〈漁父〉著者表達水是屈原恪守其貞潔之志，免受俗世的小人、汙穢所蒙的媒介。再者，王逸指出「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²²屈原在祭歌的原有基礎上加以創作，故在創作時會融合

16 [清] 劉寶楠：《論語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8。

17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57。

18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8。

19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3。

20 [清] 焦循：《孟子正義（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584。

21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180。

22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55。

了作者的思想情感。

屈原作為三閭大夫，與「大宗伯」類同，即「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邦國。」²³其主要負責執掌祭祀事務，這與巫覡的職責密不可分，所以他在撰寫〈九歌〉時或投入了巫覡的角色，透過巫覡自潔的臨神儀式時刻提醒自己須保持品德和人格的高潔。此外，除了三閭大夫的官職外，屈原與巫覡也有多處相似的地方。兩者皆擁有堅定剔透的心性；巫覡的信念能傳達給他人，正如屈原的思想品德能影響後世之人。此外，即使屈原未能如巫覡般通曉天地之事，但經歷跌宕的屈原對天地事物、行為處事亦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在屈原失落之際，他的惆悵憂愁無處可訴，加上其三閭大夫的職責，所以其在創作時，或會代入巫覡角色，並將自身光風霽月的人格投射於其中。屈原在創作〈九歌〉時亦不忘強調水的潔淨意義，他透過祭歌中的臨神儀式，以聖潔之水找到了自己在天地間的立足點，遠離充斥奸臣、小人的污濁塵世，讓自己的心靈與聖潔無暇的神靈同存，在渾濁的世俗中保持「舉世皆濁我獨清」²⁴的心境。

由上述可見，具洗滌功能的水在臨神儀式中能洗淨俗世的不潔及罪惡，使巫覡能與神靈聯繫，並通過凡間和神靈所處的聖潔之地分別影射楚國的佞臣、腐敗及屈原的高潔人格，從中寄寓了屈原光風霽月的人格。

2.2. 未能實踐「美政」的傷懷

〈九歌〉囊括了天、雲、河、山為主的九位神靈，其中三分之一的神靈則是水神——湘君、湘夫人和河伯。水神是掌控江河流域的神祇，與水的關係密不可分。故此，除原始形態的水外，水神意象作為「水」意象的延伸形態，或寄託了屈原未能實踐「美政」的傷懷。

要探討屈原如何寄託其情志，需先分析湘君、湘夫人的關係。對於湘君、湘夫人的關係，學者們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湘君和湘夫人應是姊妹，如韓愈指出湘君為娥皇，湘夫人為女英；²⁵王逸於〈湘君〉「蹇誰留兮中洲」注「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

23 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載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7，頁529。

24〔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179。

25 韓愈載：「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參見〔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96。

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²⁶，洪興祖補注「逸以湘君為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州者，二女也。」²⁷王逸認為湘君和湘夫人分別是湘水之神和堯二女，未見二神之關係。司馬貞則認為湘君和湘夫人應分別為舜和舜二妃，《史記索隱》載「按楚辭九歌有關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²⁸，為配偶神。此外，蘇雪林亦以「人神戀愛」解釋〈九歌〉，²⁹聞一多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見解，並認同蘇雪林所提出的「戀愛」成分。³⁰湯漳平基於蘇雪林的說法指出二《湘》、二《司命》和《河伯》應是「神神戀愛」。³¹參考文本內容，湘君和湘夫人為戀人的說法較為可取。從〈九歌·湘君〉中可見，湘夫人以「君」、「夫君」稱湘君，偏向女性化口吻；〈九歌·湘夫人〉中，湘君則以「帝子」³²、「公子」³³、「佳人」稱湘夫人，偏向男性化口吻。另外，古代男女有互贈信物予對方，以示愛慕之意的做法，而二《湘》也出現了類似的行徑，如湘夫人「捐余玦兮江中，遺餘佩兮澧浦」；³⁴湘君「捐余袂兮江中，遺餘襟兮澧浦」。³⁵「玦」、「佩」乃男子常用的物件，³⁶而游國恩亦指「玦」、「佩」為男子之事，「袂」、「襟」為女子之事，³⁷所以二神應曾贈與對方貼身之物，才會出現捨棄對方所贈之物的情景。因此，湘君和湘夫人應是情人關係，雙方存愛慕之情。

基於湘君和湘夫人的情人關係，可從中推論水神意象寄寓了屈原情志。先秦文學中多用男女戀情比喻君臣，而屈原也是佼佼者，其巧用男女之情去表達其對明君的盼望。

26 王逸於〈湘君〉「蹇誰留兮中洲」注曰：「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參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59-60。

27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0。

28 司馬貞在《史記索隱》記載：「列女傳亦以湘君為堯女。按楚辭九歌有關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參見〔宋〕司馬貞：《史記索隱·秦本紀》，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463。

29 蘇雪林：〈九歌中人神戀愛的問題〉《屈賦論叢》（台北：國立翻譯館，1980 年），頁 83-108。

30 聞一多認為：「蘇雪林女士以『人神戀愛』解釋九歌的說法，在近代關於九歌的研究中，要算最重要的一個見解……而且這些故事之被扮演，恐怕主要的動機還是因為其中『戀愛』的成分。」，參見聞一多：〈甚麼是九歌〉《聞一多全集 1》（上海：三聯書店，1982 年），頁 277。

31 湯漳平：《出土文獻與〈楚辭·九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01。

32 王逸於〈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注曰：「帝子，謂堯女也。」，參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4。

33 王逸於〈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注曰：「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參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4。

34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3。

35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8。

36 張壽平指「玦、佩為男子之所需。」參見張壽平：《九歌研究》（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頁 53。

37 游國恩：《游國恩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93。

〈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³⁸以女子失戀比喻楚懷王聽信讒言，與屈原疏離；〈九章·抽思〉「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³⁹以男女之間的約定比喻君臣遇合。在〈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中，屈原也運用了男女戀情比喻君臣的寫作手法。為了能與湘君順利相聚，湘夫人「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⁴⁰控制其所屬水系無波無浪，使江水順徑徐流，載她到達與湘君見面的地方，凸顯其迫切的思念之情。然而，雙方久候對方不至，故「捐余玦兮江中，遺餘佩兮澧浦」、⁴¹「捐余袂兮江中，遺餘襟兮澧浦」⁴²，把昔日相贈的信物扔到江水中，差使水流將信物交還予對方，反映了對情人未至的失落之意。屈原描述湘夫人、湘君盼與對方相聚卻會合無緣的哀愁，而這種痛苦與〈離騷〉中的君臣不相契之情拍合。

此外，〈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亦充滿屈原筆下常見的香草。屈原「引類譬諭，善鳥香草，以配忠貞」，⁴³且「其志潔，故其稱物芳」，⁴⁴其作品常以香草言志，象徵高潔的品德和與賢臣。〈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共出現了十二種香草，包括桂、薜荔、蓀、蘭、芙蓉、杜若、蘋、白蘋、茝、荷、辛夷、杜衡。在屈原筆下，香草是品德情操高尚的人或賢臣才具資格使用，而〈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中的香草主要見於湘夫人出行的船隻、湘君的居所和二湘的活動場所。因湘君是掌管湘水流域的神祇，所以居住的地方應築自己所管理的流域裏，故湘君「築室兮水中」⁴⁵，把居所建於水中，四周流水圍繞，而這潺潺流水的洗刷不但使芳潔的香草時常沾滿水氣，更顯潔淨，還令居住於該處的水神時刻保持純淨無瑕。因此，由於被香草包圍的水神與屈原堅守高潔人格的形象一致，所以屈原將其情思投射在水神身上亦是有據可循。

雖然有學者認為〈九歌〉只是巫祭性質，沒有屈原的思想情感，不必穿鑿附會，如姜亮夫指「〈九歌〉本屈子為民間歌舞樂神之舊曲而修辭潤飾之作，本不能代表屈子思想感情，只能代表楚人之巫風者，以女巫為主，不論其扮神之女巫，或祈神之女巫皆然，則一面以祭神之情以樂神，一面以聲色以樂觀眾……」⁴⁶而另一方面，神話本與人類的

38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10。

39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137。

40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0。

41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3。

42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8。

43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2。

44 胡懷琛、莊適、葉紹鈞選注：《史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年），頁 209。

45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6。

46 姜亮夫：〈說屈賦中之巫〉《楚辭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345。

心理活動、情感息息相關，關永中總結各種有關神話的定義，指出：

「神話」乃特有的記載，有關神、超人、超自然事物；這些神、人、地、事、物都處在與人普通的經驗截然不同的時空之中；再者，神話除了述說超性事理外，它也牽涉人的情況，例如：它談論到人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修心養性、愛恨交織等主題，因而吐露出人事上莊嚴的一面，叫人意會到人生中更深層的意義，藉以作人生命寫照的典型，並連貫了天人間的聯繫。⁴⁷

神話有着承載人類心靈的作用，神話中特定的主題情感能讓人體會到現實人生中的相關經歷，引起共鳴，從而成爲了人類自我情感投射的媒介。羅秀美認爲屈原通過隱喻和象徵把潛意識的心理活動表達出來，所以屈原透過水神的愛慕和香草作爲其潛意識話語，是其壓抑的想法。⁴⁸此外，因詩人是具高度心靈稟賦和知識教養的「特殊人」，對於物質性及精神性的文化形相有獨特的看法，對於精神文化形相之一的神話也自然如此。⁴⁹再者，文學本是通過語言去塑造藝術形象，是反映出社會生活和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藝術，所以當屈原把零星、各自孤立的神話故事作「關聯性」的工作，即為祭歌進行二次創作時，或會有意爲之地把自身的觀念加入到其所整理的資料中，他將神話角色人格化，以更凸顯自己與二湘的相同之處，通過結合二湘求而不得的主題思想，賦予這些神話角色一些隱喻或轉喻意義，使其有別與一般的祭歌，映照了作者的内心情感。若只是單純的祭歌，何以湘君、湘夫人多見香草圍繞？香草在屈原訴說個人生平的作品中是一種典型的意象系統，這裏展現了一種與〈離騷〉相同的自然觀，⁵⁰加上其以男女比喻君臣的寫作手法，或許這是屈原有意地將個人情感滲透到這些極富神話意識的祭歌中。因此，屈原無論是寫個人生平，或是改寫祭歌，皆有相同的道德情感和重疊的意象系統，

47 關永中：《神話與時間》（台北：台灣書店，1997年），頁7。

48 羅秀美：〈隱喻的文本・沉陷的欲望——由《楚辭・九歌》的神話觀看屈原的自我/主體建構〉《興大中文學報（增刊-文學與神話特刊）》第23期（2008年11月），頁7-16。

49 王孝廉：「詩人在古代是具有高度心靈稟賦和知識教養的『特殊人』，因爲是特殊人，所以對於物質性及精神性的文化形相有特殊的感覺和看法，對於精神文化形相之一的神話，也自然如此，由於詩人的這種積極態度，他們往往把許多零星片段，各自孤立的神話或神話事象做了『關聯性』的工作，也就是說詩人以一個或若干個神話人物或事件為中心，努力地建立了神話圈。」參見王孝廉：《中國神話與傳說》（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頁11。

50 過常寶於〈離騷的祭歌模式研究〉：「通過和〈九歌〉的比較，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離騷〉中的香草形象是來源於巫術儀式的。〈離騷〉中出現的香草共有十八種：將蘿、芷、蘭、莽、椒、菌、桂、蕙、芷、荃、留荑、揭車、杜衡、薜荔、菊、胡繩、芰、荷、芙蓉。〈九歌〉中有十六種：蕙、蘭、桂、椒、薜荔、蓀、芙蓉、杜若、芷、荷、辛夷、杜衡、靡蕪、女蘿、芭、菊、葦」。兩者相同的共有十一例，占絕大多數。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他們肯定來自於一種自然觀。」參見過常寶：《楚辭與原始宗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24。

所以二湘不但是寫二神的愛情糾葛，當中的水神意象也投射了屈原的情志。

既知屈原借二湘之情蘊含其情感，從湘君、湘夫人與屈原經歷的相似之處，可証水神意象反映了屈原盼望匡扶明君的情感。湘夫人「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腓側」⁵¹，「涕，泣也。」⁵²「潺湲，流貌。」⁵³其滿腹愁思地等待湘君的到來，並未能壓抑對湘君的思念之情，流下淚來。另一方面，屈原一生追求「美政」，期望自己能作為賢臣輔助明君去改變楚國的政治及社會現況，但實現這理想的道路並不順利，沿途各種阻礙，如君主的疑心、佞臣的讒言、腐朽的貴族等，故其經常憂國思君，盼楚王能幡然悔悟；就如湘夫人涕泣橫流的傷感，與屈原因未能改變現狀而哀傷，這二者對君臣或情人契合之情的追求和「求不得之苦」也融合。湘君觀「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王逸注「瀨，湍也」⁵⁴洪興祖補注「《文選》注云：『石瀨，水激石間，則怒成湍。』」⁵⁵湘夫人的内心猶如水在石間激蕩，急切地盼望湘君而至，無法平靜。這就如屈原未能實踐政治理想，他飽受煎熬，像亂石間的激流般，急切地尋找清君側的出路，因此，屈原透過湘夫人急切的心情映射自己盼望明君之情。

此外，湘君「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⁵⁶流水的盡頭或許是湘夫人所在之處，故其沿流水遠望時彷彿看到湘夫人，但仔細一看只有潺潺流水，始終未見湘夫人的身影。在等待湘夫人時，湘君「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櫞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⁵⁷為湘夫人建造一處充滿香潔的居所。蘭花只能在乾淨的水源中生存，荷、蓀、蕙、芷、杜衡也需依賴水域生長，愛好濕潤的環境，猶如屈原好修品德，堅持不同流合污的高潔人格。無論屈原怎樣左顧右盼，依然未能等到楚王革除弊政的決心，但其仍會堅守高風亮節的高潔品格，嘗試在被不得志的痛苦中為自己建立一片淨土，保持忠貞耿直，繼續等待能與明君共興楚國的機會。

從上述分析可見，〈湘君〉和〈湘夫人〉不但描繪了兩位水神之間纏綿悱惻的愛情

51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2。

52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72 年），頁 237。

53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2。

54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2。

55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2。

56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6。

57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7。

糾葛，屈原還繼承了其男女比喻君臣，以及以香草比喻高潔人格的比興手法，借湘君和湘夫人的戀情去寄喻雖然自己盼望能實踐「美政」，但任重道遠的傷懷。

2.3. 忠君愛國之思

除了二湘之外，河伯作為另一水神意象也反映了屈原忠君愛國之思。

河伯出遊時「駕兩龍兮驂螭」⁵⁸，龍、螭均為神話動物，非常人可接觸的，而龍在中國文化上地位尊貴，河伯能駕龍乘螭，可見其地位之顯貴。此外，河伯的居所乃「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⁵⁹以魚鱗蓋屋，畫以蛟龍之像，並用紫貝作樓臺，用珍珠裝飾宮殿，極為奢華。另一方面，楚王作為一國之君，萬人之上，身份尊貴，理應能與龍等神物同列，且君主宮殿的裝潢多以華麗為主，飾以各種名貴飾品、擺設。楚靈王曾經「窮土木之技，殫珍府之寶」⁶⁰建造章華宮，一層台基的一側鋪有一條貝殼路，貝殼成緊密整齊地鋪在泥裏，城台建築的南面、西面也各有一公尺寬的貝殼路，⁶¹與河伯宮殿的設計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河伯送別美人時，差遣魚群相送，「魚鱗鱗兮媵予」⁶²一幕反映了河伯擁有調配水中生物的能力，與此同時，君王位高權重，有着調遣軍隊、人民的權力，可見無論是身份或居所，水神河伯和楚王皆有共同之處。另外，屈原在〈九歌·河伯〉中則以美人自喻，描述與河伯同遊九河的情景。屈原擅以美人自喻：「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⁶³屈原透過美人遲暮感歎自己尚未有一番作為，時不待我；「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⁶⁴以美人被妒而遭誹謗去比喻忠臣如自己被小人誣讟。雖然〈九歌·河伯〉於起首並未有明確指出誰與河伯同遊，但後文「送美人兮南浦」⁶⁵一句揭示了同遊對象乃美人，而屈原則將己之情思借能與河伯出遊的美人身份抒發出來。因此，屈原作為「特殊人」，將水神河伯象徵楚王，同時將自己代入美人角色，把自身的情志投射於河伯的水神意象。

若屈原藉河伯蘊含其情思，通過河伯與美人同遊的情景，可分析出水神意象寄喻了

58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7。

59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7。

60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年），頁2640。

61 周麗霞：《宮殿懷古：古風猶存的歷代華宮》（台北：崧博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9年），頁10-11。

62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8。

63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

64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14-15。

65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8。

屈原忠君愛國之思。啓首言及「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⁶⁶美人與河伯遊九河，但是次美好的出遊並不順利，一開始便颶大風、湧橫波，成為二人的關係中的阻礙，或暗示屈原和楚王的關係遇到阻礙，受到分化。河伯與美人乘荷蓋水車，駕雙龍、雙螭。「登嵒峯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⁶⁷二人登嵒峯俯瞰四周，嵒峯乃河之源，無論是地理高度，還是地位都處於高處，二人共登嵒峯暗喻屈原望能輔助楚王使楚國的實力更上一層樓，問鼎中原，期間心意飛揚，心繫楚國上下，有「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⁶⁸之感。然而，屈原未能一展抱負，故其極為惆悵，滿腹的愁思使他毫不察覺時間匆匆流逝。美人「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⁶⁹雖然美人能與河伯同遊河之渚，但始終被流水分散。「流澌，解冰也……水為污濁……或曰：流澌，解散。」⁷⁰冰川融化，骯髒污濁的水紛然而下，將二人分開。屈原常以溷濁之水比喻濁世中的小人⁷¹，故這濁水就像朝堂上的小人般誣衊屈原對楚王的忠心，分化君臣關係。最終，河伯「送美人兮南浦」，⁷²「浦，水涯也。」⁷³楚國亦處於南方，所以屈原以南方的水涯喻楚王。即便過程多麼苦難，屈原依然保持一顆忠君愛國之心，期望能受到重用，實現「美政」。

因此，〈九歌·河伯〉不僅描述了河伯與美人同遊的情景，屈原在進行二次創作時也投入了個人情志，以河伯比喻楚王，並將自己代入美人的身份，通過河伯與美人同遊的經歷去表達對國家，對百姓的重視，以及能輔助楚王治理楚國的盼望。因此，河伯意象隱含了屈原忠君愛國之思。

三、「水」意象的寫作技巧

屈原的創作巧思不但體現在「水」意象的情志寄託上，為了加強〈九歌〉「水」意象的思想傳遞，其在遣詞造句上亦別出心裁。下文將以〈九歌〉的「水」意象為本，探

66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6。

67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7。

68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7。

69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8。

70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8。

71 〈離騷〉：「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九章·涉江〉：「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九章·懷沙〉：「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九章·惜往日〉：「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參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30；128；150。

72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8。

73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1。

析屈原如何運用「水」部首的漢字去強化水意象的表達效果。

3.1. 善用「水」部首的漢字

屈原巧用水與不同詞性的連結性，使「水」意象既立體又生動。筆者統計了〈九歌〉中與上述「水」意象相關，並且以「水」為部首的動詞、形容詞及擬聲詞，當中有六個為動詞，四個為形容詞，兩個為擬聲詞。⁷⁴ 根據上述「水」意象所寄託的情志，以下將這些「水」部首的漢字作分類，分析它們如何加深對各「水」意象的刻劃。

3.1.1. 光風霽月的人格

浴蘭湯兮沐芳，華採衣兮若英。（〈雲中君〉）⁷⁵

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大司命〉）⁷⁶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大司命〉）⁷⁷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少司命〉）⁷⁸

大司命「使凍雨兮灑塵」，⁷⁹然後「乘清氣兮御陰陽」。⁸⁰《說文解字》釋「灑，汎也。」⁸¹「清，膾也，濺水之貌也。」⁸²大司命使雨師降下暴雨，暴雨雨勢強勁，其能雨露均沾地把雨水灑到世間每一處角落。通過強力的洗刷，加上從大司命處飄散開來的清淨氣息，驅散了所有污穢，營造出一個乾淨無垢，充滿清新氣息的神話空間。

此外，《說文解字》釋：「浴，灑身也。」⁸³「沐，《說文》濯髮也」，⁸⁴《康熙字典》註：「沐，潤澤也。」⁸⁵王逸注「浴蘭湯兮沐芳」曰：「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皆

74 詳見附件。

75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57-58。

76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8。

77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9。

78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73。

79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8。

80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9。

81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37。

82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31。

83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37。

84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36。

85 [清] 張玉書編：《康熙字典（六）》（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頁 672。

潔濯之謂也。」⁸⁶在迎神前，巫覡利用水的流動性去潔身、濯髮，並保持潤澤，使自身沾滿水氣。與此同時，巫覡是在「蘭湯」、「咸池」中沐浴。遺世獨立的蘭花須於乾淨的水源中生長，有著高潔典雅、堅持操守的象徵，而「咸池」又是天池⁸⁷，非凡俗可見。因此，可以想像巫覡於沐浴時，用沾滿蘭花香氣的水和「咸池」的神水在其身上從上而下地流下，把粘附的塵埃、不潔、罪孽一點一滴地洗淨，從身體到心靈都得以淨化，並散發著芳香。屈原透過不斷強調水的潔淨意象，從空間到個體，從身體到心靈，務求令身心都時刻保持潔淨，凸顯了屈原對高潔品格和美德的追求，使其光風霽月的人格跟隨着流水川流於文字之間。

3.1.2. 實踐「美政」的盼望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⁸⁸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腓側。（《湘君》）⁸⁹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湘君》）⁹⁰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湘夫人》）⁹¹

《說文解字》釋「流」：「水行也。」⁹²湘夫人通過水神與生俱來的能力，使沅水、湘水無波無浪，讓桂舟能沿着江水，安然無恙地順流而下，到達與湘君相聚的地方。然而，即使她已消除外在因素的影響，但未能控制湘君的行動，故「橫流涕兮潺湲」。⁹³《說文解字》指「涕，泣也。」⁹⁴《康熙字典》則釋：「《玉篇》目汁出曰涕。」⁹⁵反映出湘夫人苦苦地等待湘君，滿腔思念無處可訴。「潺」、「湲」在《說文解字》裏均作水聲，⁹⁶而《康

86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58。

87 王逸於〈少司命〉「與女沐兮咸池」注曰：「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參見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73。

88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0。

89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2。

90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2。

91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6。

92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39。

93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62。

94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37。

95 [清] 張玉書編：《康熙字典（六）》，頁 690。

96 許慎：「潺，水聲；湲，潺湲水聲。」，參見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38。

熙字典》則釋「流水貌；又借作流涕貌。」⁹⁷「潺湲」一詞顯示出湘夫人非嚎啕大哭，雖然内心的情緒澎湃，但仍只是內斂地讓淚水緩緩地滑過她的臉龐，隨着時間的流逝，長時間的等待使她有種不被重視，被拋棄的感覺，令她無法壓抑自己痛苦的心情。王逸注「瀨，湍也」⁹⁸《康熙字典》解釋曰：「淺，水激也。」⁹⁹湍流拍打着江中石塊，看着石間的激流，反映出湘夫人內心的煎熬。內心的激蕩與臉上緩緩流下的淚水形成強烈的對比，即使心情多麼激動仍壓制住，一位優雅、矜持，但被悲傷籠罩的窈窕佳人形象躍然紙上。

湘君在等待與湘夫人相聚期間，忽然感覺到湘夫人的存在，但發現只是思念成疾的自己所產生的錯覺而已。「觀流水兮潺湲」¹⁰⁰與「橫流涕兮潺湲」¹⁰¹相呼應。雖然湘君並沒有流淚，但通過寫流水緩慢流逝，把湘君思念和悲傷的主觀情感投射到流水上，送往遠方的湘夫人，與湘夫人的淚水呼應。無論湘夫人或湘君，都通過內斂的外在反應對比內心的不平靜。屈原從湘夫人和湘君的角度，把自己的心情藏於文字之間，以平靜的文字凸顯其推行「美政」的困難和阻礙。

3.1.3. 忠君愛國之思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河伯〉）¹⁰²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河伯〉）¹⁰³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河伯〉）¹⁰⁴

屈原化身美人登崑崙張望，對楚國、楚民、楚王產生無邊思念。《說文解字》釋「浩」曰：「澆也。《虞書》曰：『洪水浩浩。』」¹⁰⁵以浩蕩形容思念，殷切的思念像大水般一發不可收拾。雖然美人能與河伯出遊，但「流澌紛兮將來下」，¹⁰⁶把二人分開。《後漢書》

97 [清]張玉書編：《康熙字典（六）》，頁703；717。

98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2。

99 [清]張玉書編：《康熙字典（六）》，頁696。

100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6。

101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2。

102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7。

103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8。

104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8。

105 [漢]許慎，[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230。

106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78。

〈王霸傳〉載：「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¹⁰⁷「流澌，解冰也……水為污濁……或曰：流澌，解散。」¹⁰⁸在遊船時遇川流融化，冰水摻入泥土變成濁水，並混雜着冰塊，是次出遊終是敗興而歸，呼應前文「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¹⁰⁹。屈原善用溷濁之水喻小人，而「流澌」一詞亦蘊含冰塊撞擊之意，像是指向屈原和楚王之間的關係受到外界因素所影響。「滔，水漫漫大貌。」¹¹⁰以南浦江神差使滔滔波浪來迎接美人的歸來，頗為壯觀。波浪洶湧而至，撲面而來，可感受到屈原望能壯大楚國勢力，匡扶楚王行「美政」的熱切心情，讓讀者能直面感受到屈原忠君愛國之思的澎湃。

四、結語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水」意象是常見的元素，當中蘊含的美學、宗教神話、哲學思想和創作風格等，不僅能帶領讀者領略文本中細膩的故事和情感脈絡，還有助剖析時代文化，以及作者的性格與價值觀。《楚辭》作為先秦文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帶出強烈鮮明的楚地文化及屈原的個人特色。

屈原透過「水」意象，為〈九歌〉披上一層充滿巫風色彩的宗教外衣，呈現瑰麗、神秘的神話面貌。從〈九歌〉的祭祀儀式可見，水於祭祀中的特殊地位是不可取替的，其洗滌、淨化的功能有助巫覡脫離凡俗人間，繼而進入神聖之域，與神明相通，是聖潔的象徵。由於〈九歌〉是基於楚地祭歌改編而成，故迎神儀式的「潔淨水」能凸顯水對於楚國祭祀文化的重要性。此外，〈九歌〉的水神形象極為豐滿，二湘、河伯與美人之間的纏綿愛戀可反映出楚人樂水的特點。楚地多水，江河湖泊縱橫交錯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楚地獨特的流域文化，楚人基於生活環境，結合浪漫的幻想與對神明的崇拜，創造出湘君、湘夫人、河伯等具人格特徵，充滿靈氣的水神。因此，水元素看似平凡，但通過探析〈九歌〉「水」意象，不難發現水於楚文化的特殊性。

除此以外，神話世界中的「水」意象亦映射了屈原的情志。無論是水的潔淨意象，還是水神意象，因其與屈原的所追求的人格、政治理想思想有着共通之處：「潔淨水」與光風霽月人格都強調潔淨無暇，二湘和美人的思戀、離散和被動處境影射了屈原推行「美政」的困難和忠君愛國的情感。可見無論是寫個人生平，或改寫祭歌，當中都承載着屈原一直所堅持的道德形象及理想追求。因為屈原「特殊人」的角色，所以〈九歌〉

107 [宋] 范曄撰，[唐] 李賢等注：《後漢書》，頁 735。

108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78。

109 [宋] 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76。

110 [漢] 許慎，[宋] 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頁 229。

經其重新整理後，不但展現了異彩紛呈的神話世界，同時也成了屈原情志的載體，通過「水」意象呈現屈原一生所秉持的品格及理想。因此，〈九歌〉或許不只祭神祇，亦祭屈原對追求高潔人格及「美政」的堅持與執著。

(字數：10086字)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1]〔漢〕班固（32-92）：《漢書·地理志八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2]〔漢〕許慎，〔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72年）。
- [3]〔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4]〔宋〕司馬貞：《史記索隱·秦本紀》，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5]〔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6]〔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年）。
- [7]〔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8]〔清〕張玉書編：《康熙字典（六）》（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 [9]〔清〕焦循：《孟子正義（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10]〔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二、今人著作

（1）專書

- [1] 王孝廉：《中國神話與傳說》（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
- [2] 周建忠：〈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義〉《楚辭考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3] 周勛初：《九歌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4] 周麗霞：《宮殿懷古：古風猶存的歷代華宮》（台北：崧博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9年）。
- [5] 姜亮夫：〈說屈賦中之巫〉《楚辭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6] 胡懷琛、莊適、葉紹鈞選注：《史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
- [7]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8] 游國恩：《游國恩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9] 張壽平：《九歌研究》（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
- [10] 湯漳平：《出土文獻與〈楚辭·九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11] 聞一多：〈甚麼是九歌〉《聞一多全集1》（上海：三聯書店，1982年）。
- [12] 過常寶：《楚辭與原始宗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
- [13] 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載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7。

- [14] 關永中：《神話與時間》（台北：台灣書店，1997 年）。
- [15] 蘇雪林：〈九歌中人神戀愛的問題〉《屈賦論叢》（台北：國立翻譯館，1980 年）。
- [16] 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載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14。

（2）期刊論文

- [1] 石龍岩：〈屈原之死與投水避世的文化傳統〉《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1 期（2009 年 11 月），頁 142-143。
- [2] 林淑華：〈屈原作品中的山水意識〉《東方人文學誌》第 6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39-60。
- [3] 黃勇：〈論屈原水死〉《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47-50
- [4] 魯瑞菁：〈屈原仕進、隱逸與水死情結研究--以伯夷、彭咸與伍子胥三組人物為參照系的討論〉《興大中文學報（增刊-文學與神話特刊）》第 23 期（2008 年 11 月），頁 193-249。
- [5] 瞿兌之：〈釋巫〉《燕京學報》第 7 期（1930 年 6 月），頁 1327。
- [6] 羅秀美：〈隱喻的文本・沉陷的欲望——由《楚辭・九歌》的神話觀看屈原的自我/主體建構〉《興大中文學報（增刊-文學與神話特刊）》第 23 期（2008 年 11 月），頁 1-36。
- [7] 龐美鳳：〈屈原筆下的水意象〉《岳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6 期（2017 年 11 月），頁 21-25。

（3）學位論文

- [1] 劉雅杰：〈論先秦文學的水意象〉（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

附件：

(篇章) 原句	「水」部 漢字	詞性	字義
〈雲中君〉浴蘭湯兮沐芳	浴	動詞	《說文解字》灑身也。
〈雲中君〉浴蘭湯兮沐芳	沐	動詞	《說文解字》濯髮也；《康熙字典》沐，潤澤也。
〈湘君〉使江水兮安流	流	動詞	《說文解字》水行也。
〈湘君〉橫流涕兮潺湲	流	動詞	《說文解字》水行也。
〈湘君〉橫流涕兮潺湲	涕	動詞	《說文解字》泣也；《康熙字典》目汁出曰涕。
〈湘君〉橫流涕兮潺湲	潺	擬聲詞	《說文解字》水聲；《康熙字典》潺湲，流水貌；又借作流涕貌。
〈湘君〉橫流涕兮潺湲	湲	擬聲詞	《說文解字》潺湲水；《康熙字典》潺湲，水流貌。
〈湘君〉石瀨兮淺淺	淺	形容詞	《說文解字》水不深也；《康熙字典》淺，水激也。
〈湘夫人〉觀流水兮潺湲	流	動詞	《說文解字》水行也。
〈湘夫人〉觀流水兮潺湲	潺	擬聲詞	《說文解字》水聲；《康熙字典》潺湲，流水貌；又借作流涕貌。
〈湘夫人〉觀流水兮潺湲	湲	擬聲詞	《說文解字》潺湲水；《康熙字典》潺湲，水流貌。
〈大司命〉使凍雨兮灑塵	灑	動詞	《說文解字》汛也。
〈大司命〉乘清氣兮御陰陽	清	形容詞	《說文解字》涒也，濺水之貌也。

〈少司命〉與女沐兮咸池	沐	動詞	《說文解字》灌髮也；《康熙字典》沐，潤澤也。
〈河伯〉心飛揚兮浩蕩	浩	形容詞	《說文解字》澆也。《虞書》曰：『洪水浩浩。』
〈河伯〉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	動詞	《說文解字》水行也。
〈河伯〉流澌紛兮將來下	澌	動詞	《說文解字》水索也。
〈河伯〉波滔滔兮來迎	滔	形容詞	《說文解字》水漫漫大貌。